

全球首部破解敦煌神秘文化的
史诗性悬疑探险小说巨作

DUNHUANG PASSWORD 敦煌密码 封印之城

飞天◎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CTS

**徐徐揭开敦煌莫高窟神秘面纱：
藏地拉卜楞寺一战，杨进几经潜行追逐，
全力击杀千毒蛊娘。**

莫高窟112窟内，再开永生之门，冲入封印之城，深达铁丘地穴。
至此，揭秘真相的大决战终于拉开帷幕……



 湖南人民出版社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敦煌密码·封印之城 / 飞天著.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 12

ISBN 978-7-5438-8110-5

I. ①敦… II. ①飞…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76800号

敦煌密码·封印之城

著 者 飞 天
责任编辑 黎晓慧 吴向红
装帧设计 木鱼书籍设计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 编 410005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年3月第1版
2012年3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9
字 数 207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438-8110-5
定 价 32.00元

营销电话：0731-82226732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调换）



DUNHUANG PASSWORD 敦煌密码

【内容简介】

在海市蜃楼中，杨进看到了程霓裳前世程佛儿的舞蹈。杨进去见樱杀小卷，千毒蛊娘出现。杨进得知，闪电是雷动天的儿子，长江九号是关飞度的女儿。

杨进抵达拉卜楞寺，遇到双修者。在双修者的幻象中，杨进回到了霸王别姬的动荡年代。

闪电带领杨进进入拉卜楞寺下的秘道。在地宫中，杨进发现了神秘的镜面世界，那是千毒蛊娘的秘密。吉川羽复活，忍者围攻千毒蛊娘，樱杀小卷为杨进而死。死去的封印者现身，杀死千毒蛊娘。

石梦中了千毒蛊娘留下的蛊，情况危急。杨进、石梦都进入了拉卜楞寺镜室，何右使现身，替石梦解蛊。

杨进回归敦煌。燕盟梁夫人到达，威逼利诱。雷动天赶至，斩杀梁夫人。所有人进入莫高窟，打开永生之门，深入虎穴。双翼人来袭，原来它就是石布，闪电献出生命，炸死双翼人。

杨进进入封印之城内的铁丘，找到大哥和梦色，五行归一，杀死被幽灵控制的雷动天，平息祸患，抱得美人归。



DUNHUANG PASSWORD 敦煌密码

目录

第一章 拉卜楞寺

1. 程霓裳一个人的海市蜃楼 001
2. 樱杀小卷与铜魔手 011
3. 关飞度吞枪自尽前千毒蛊娘出现 022
4. 闪电与长江九号的身世 033
5. 班谢谢的灵魂留下的封印之城照片 043
6. 游离于时间之外的双修者 052
7. 镜面世界中的阿房宫之变 063
8. 古铜镜中封印者的悲歌 072
9. 拉卜楞寺第一智者的玄鸟划沙算法 082
10. 藏经阁内的预言唐卡 093

第二章 古格银眼

1. 古格银眼，莲花虹化 100
2. 拉卜楞寺大人物 110
3. 千毒蛊娘的两千年生命幻象 120
4. 千舞长廊，再见石梦 130
5. 深藏坑底的镜面世界 140
6. 大寻宝师吉川羽的秘密 151
7. 古格银眼幽灵，巨蛇召唤祭坛 161
8. 拉卜楞寺之下，众神斩蛇之战 169
9. 阿房宫赋连环蛊的最后杀招——子非鱼蛊虫 179
10. 狮子吼佛殿背后，大自在心魔镜室 188

第三章 封印之城

1. 苗疆五毒教，斩尸破蛊术 196
2. 千蛇缠身，万虫啮脑，镜室之中，古格幽灵 206
3. 樱杀堂霸王忍法帖，伊贺派忍术最高峰 216
4. 月牙泉畔，樱杀一战，时空逆转，翼王重现 227
5. 身无彩凤双飞翼，竟在翼王世界中 237
6. 祸起萧墙，燕盟激变，霹雳一斩，人头落地 247
7. 永生之门，豁然开放，白蛇之渊，突在眼底 257
8. 封印之城内爆杀双翼人一战 266
9. 大侠杨正与奇女子梦色，古格方舟与古格兵马俑 275
10. 动天一战：江湖永远比传奇小说更精彩 285

第一章 拉卜楞寺

1. 程霓裳一个人的海市蜃楼

车过无名镇十公里，蒹葭从后视镜里望了望，突然低叫了一声：“不好，兰岸哪去了？”

她立即刹车，车队随即停在空旷的戈壁公路上。我从沉思中清醒过来，跟她一起下车，迎着西北风伸了个长长的懒腰。魔鬼城的鬼叫声已经听不到了，我刚刚换过衣服，把沾着樱杀堂忍者鲜血的外套换掉，又反复地洗净了双手，希望自己能尽快将此行的一切不愉快忘掉。

“糟了，兰岸不见了！”蒹葭向后巡视一遍回来后，焦灼而困惑地告诉我。

离开魔鬼城时，兰岸带一小队人断后，一直与我和蒹葭的头车保持着三百米的距离。

蒹葭一手握着电话，一手拿着对讲机，连续呼叫，始终得不到回音。

“只有一种可能——”我的心突然一沉。

“宝藏？”蒹葭无可奈何地苦笑了一声。

“宝藏！”我点点头。

藏宝洞的诱惑力之大，能消弭很多人的理智。我虽然没将金字塔土

丘内部的详情说给她们听，但蒹葭一向思维缜密，行动谨慎，定会派人偷偷地跟在我后面，随时接应。于是，跟踪者便看到了藏宝洞里发生的一切。

“对不起，我派人增援你，无意中发现了藏宝洞。当时兰岸就按捺不住了，想带小队闯入，控制那笔惊天财富。我阻止了她第一次的冲动，这次却——”蒹葭顿足长叹，随即传令下去，车队掉头，原路返回魔鬼城。

我不知该说什么，人算不如天算，之所以隐瞒实情，为的就是避免她们涉险，没想到该发生的仍然发生了。

此时已经是下午四点钟，半含半露于云中的昏黄太阳正在西坠，我们大概有两小时的行动时间，一旦入夜，再闯魔鬼城等于自寻死路。

很快，我又听到了熟悉的来自魔鬼城的鬼叫声。雅丹地貌的特性决定了风吼声千变万化，永无重复，有时似鬼哭，有时似狼嚎，有时尖锐高亢似怪兽咆哮，有时则根本无法形容。总之，只要听过一次，这种声音就永久难忘。

“垂落井下的绳索是你们放下的？”我在风吼的间隙问。

“什么绳索？”蒹葭已经将油门踩到底，车子风驰电掣般狂奔。她无暇转头，只是死死地盯着前方。

“我坠落藏宝洞中，无法逃出，后来有条绳子出现，我才得救。”我记起了绳索上的馨香，似乎那并不属于蒹葭或者是兰岸。

“没有，跟踪你的人只看见了藏宝洞，在土丘坍塌前回报，我和兰岸才知道了那个秘密，那时你已经离开了。”蒹葭摇摇头，不再开口，专心开车，并随手打开了越野车上的四角双跳警示灯，橙色的光芒立刻搅碎了戈壁滩上早来的傍晚雾气。

稍后，她向着对讲机下达命令：“除司机外，全体人员做好战斗准备，一旦有事发生，可以随意开火，务必保证兰岸等人的安全。”

我禁不住一声长叹，兰岸被宝藏诱惑，错误地低估了魔鬼城的危险性，此行只怕凶多吉少了。

车子驶近魔鬼城，前方突然升起一团巨大的灰色蘑菇云，爆炸声也同时传来，轰隆一声，大地震颤，连我们的车子都猛地颠簸了一下。

“出事了，停车！”我立即大叫。

蒹葭却没有踩下刹车，而是径直前进。西北风夹着飞沙乱石迎面扑来，打在挡风玻璃上，噼里啪啦声响成一片。

“后面的车子暂停，等我信号。”她用对讲机下命令，猛踩油门，车子在土丘丛中穿来绕去，直扑狮身人面像与金字塔土丘附近。

我从藏宝洞脱身时，土丘已经崩塌过半，正好掩埋了那口深井。现在，与金字塔相邻的十几座大小土丘全部崩塌，连成一大片废墟。从现场情况看，大爆炸的中心正是金字塔土丘，一辆绿色的越野车也被炸成了两半，车头连着两只前轮抛上了一座低矮土丘的尖顶，看上去诡异万分。

蒹葭停车，死死地握着方向盘，凝视着残阳笼罩下的废墟。

樱杀堂的人早就在地宫里布下了毁灭装置，也许是人为操控，也许是定时爆破，总之，灾难发生了，跟随兰岸进去的人无一幸免，包括她自己。这就是江湖，残酷而现实，生与死、天堂与地狱、宝藏与灭亡都只是一线之隔。

“结束了，节哀。”我按着蒹葭的手背，只能用这五个字来安慰她。

忽然间，两串冰冷的泪珠跌落在我手背上，碎成星星点点的泪花，打湿了驾驶台上的那份魔鬼城地图。

“我答应过老大，要好好照顾她们，不让任何一个小妹受伤害。可现在，誓言未冷，陌桑和兰岸都离开了这个世界，就在我的眼皮底下。我什么都做不了，我不配做她们的姊妹。将来见到老大，我会吞枪谢罪，不让她们寂寞地独行黄泉之下。”蒹葭掏出短枪，卸下弹夹，咔的一声退出一粒黄铜子弹。

我默默地看着她的脸，哀恸已经令那张脸五官扭曲，冷如铁板。

“好妹妹，等着我。”她一字一句地说。

“蒹葭，人死不能复生，节哀顺变吧。我来开车，先回敦煌去吧。”我替她收起短枪。

她擦去了眼泪，找出签字笔，在弹头上慢慢地写下“陌桑”、“兰岸”、“蒹葭”三个名字，然后缓缓地下车，把子弹捧在掌心里，向废墟连鞠了四躬。

如此猛烈的爆炸发生后，没有人能够幸免，而且兰岸是奔着藏宝洞去的，那时一定是在深井里，就更无生还机会了。樱杀堂撤退时，对宝藏弃之如敝屣，可见他们也对金银珠宝上沾着的冤魂十分忌惮，不敢覬覦贪占。

我们在废墟边停留了近一个小时，直到夕阳落下，淡灰色的暮霭笼罩了远近的土丘，蒹葭的情绪才慢慢稳定，被我扶上了车子。

“再见。”上车前，我向废墟道别，也是向长眠于此地的所有人（包括埋葬在另一处的多吉占堆大师）道别。

蓦地，西方暮色之中涌现出一团乳白色的烟雾，迅速晕染了几十米见方的天空。烟雾中影影绰绰地出现了山峰、树木、楼阁、城池，紧接着，仿佛有古乐传入我的耳朵里，悠扬起伏，婉转动人。之后，我看到了一个白衣的舞伎正在挥动衣袖，由慢及快又由快及慢地旋转着。

“程——”当那舞伎站定，向我遥遥眺望时，我忍不住想大叫那个名字，但只叫出一个字，便举手捂住嘴，瞠目结舌地靠着车门站定。

那名舞伎的黑发极长，顺滑如黑色瀑布一样，与白色的裙子一起直垂到地。她的发梢与裙裾边缘缀着几百颗晶莹剔透的七色宝石，怪不得刚刚她起舞时，周身环绕着无数的七彩光环，如同披着一件霓裳宝衣。

“那是什么？”蒹葭抬起头来惊问。

我听见自己梦呓一般地回答：“霓裳……程霓裳……霓裳羽衣舞……”

舞伎的五官相貌，活脱脱就是程霓裳的古装扮相，同样是黑亮如点漆的眸子，同样是纤细而雅致的眉，同样是线条完美的红唇和尖削秀气的下巴，所以我才会失声叫她的名字。我知道，程霓裳已死，出现在此的只能是虚空幻影。

“什么？”蒹葭倒吸了一口凉气。

北方夜幕中传来了尖利的狼嚎声，但我的目光完全被烟雾中的舞伎吸引住了，眼睛一眨不眨，无法分心旁顾。

“她不是已经——自焚而死了吗？”她问。

那问题早就在我脑子里翻滚了几百遍，但却无法给出恰当的答案。

“奉上谕，凤舞楼前，着十三郎吹箫、空大师击磬、穆侍郎弹筝、焦二十娘弄笛，命程佛儿作霓裳羽衣舞。”有人悠然传令，无数声音一遍一遍口口相传，激起了一阵空洞的回声。接着，箫声、琴声、筝声、琵琶声次第响起，舞伎立刻随着音乐声起舞。

起初，她的舞姿舒缓有致，渐渐的，随着古乐音调拔高，她的旋身动作也一次比一次轻盈，到了最后，竟变成足不着地，整个人凌空而舞。

“是海市蜃楼？”蒹葭醒悟过来，从驾驶台抽屉里取出数码相机，向着烟雾连续按下快门。

的确，出现在我们眼前的就是戈壁海市蜃楼，但我相信，那是程霓裳的灵魂在向我展示着她的前世。令人扼腕的是，如果不是兰岸出事，我和蒹葭飞车返回，在魔鬼城中央守候到暮色来临——怎么会意外看到她苦心孤诣的落幕之舞呢？如果是别人看到，最多只是为各地报纸添一篇无关痛痒的新闻而已，他们怎么会懂得她前世的悲哀喜悦与今世的命运多蹇？

“霓裳羽衣舞”即《霓裳羽衣曲》，唐玄宗作曲，安史之乱后失传，是唐代歌舞的集大成之作，至今仍为音乐舞蹈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南宋丙午（1186）年间，姜白石旅居长沙，一次登祝融峰时，在乐工故书中偶然发现了商调霓裳曲的乐谱十八段，这些片断至今仍保存在他的《白石道人歌曲》里，他为“中序”第一段填了一首新词，即《霓裳中序第一》，连同乐谱一起被保留了下来。

“那些舞蹈真美啊！”蒹葭一边拍一边赞叹。

我无法开口出声，完全沉浸在程霓裳前世程佛儿的绝代风华之中。那一刻，舞蹈已经变成了她的灵魂，是她的魂魄在舞，完全脱离了肉体

的羁绊。

舞蹈结束了，程佛儿只用左足足尖着地，恰似一只雨后驻足于小荷顶上的蜻蜓，浑身轻轻震颤着。

蒹葭情不自禁地鼓掌，仿佛在看一场舞剧表演。而我深知，那不是表演，而是程霓裳艰辛而无奈的一生。

海市蜃楼之中忽然战鼓大作，旌旗飘摇，而后是宫廷起火，城墙毁败，大队宫娥、太监、车马迤逦而行，无辜百姓则拖儿带女，悲号着掩面奔走。

细想起来，那样的场景正好应了白居易《长恨歌》里的一段描述：骊宫高处入青云，仙乐风飘处处闻。轻歌曼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

都城陷落，皇帝避祸而走，教坊弟子四散逃命，所以才促成了程佛儿的北上龟兹国之行。她把故乡当成了净土，却没想到自己走上的竟是一条不归之路，并且生生世世不得解脱。

云团中渐渐出现了大漠戈壁和黄沙落日下的敦煌孤城，就在土黄色的城墙烽火台上，程佛儿重披华裳，寂寥起舞。彼时，没有古乐伴舞，只有大漠风吼，但她同样忘情而舞。

很快，风卷残云，海市蜃楼的舞台开始逐渐缩小，舞伎的面貌也变得模糊不清。

我自始至终没有开口说话，明知留不住，明知那只是历史烟云中截取的片段幻影，说什么、做什么有意义吗？

海市蜃楼消失了，废墟仍是废墟，魔鬼城并未因这次大爆炸而与其他戈壁同化，那些高高矮矮的风蚀土丘已经林立千年，也必将继续存在下去。只是见证了历史变迁的程霓裳的世世灵魂，却终于下定决心，与班措携手自焚，以换取一个开辟天地的崭新开始。

“在想什么，杨先生？”蒹葭问。

我伸手擦净了车子反光镜上的灰尘，无声地摇头，慢慢坐进车里。

“程霓裳的幻影还会出现吗？如果她从前的灵魂记忆全都消失，新

的她又会在何处出生呢？下一世，她真的不再铭记着前世记忆了吗？如果记得，她会记得我吗？”关于程霓裳的问号越积越多，她像一个微缩到极限的图标，变成一个小小的黑点，深深地刻进了我的心里。即使别人不明白那个小黑点代表的意义，我却记住了她的一切。

“走吧？”蒹葭又问。

我发动车子，关掉所有灯光，与废墟一道隐没于魔鬼城的暗夜之中，心中突然生起了浓浓的不舍。毕竟我是唯一知道她、见证她的人，就这样转身走了，她还未消失的灵魂是否会备感孤独？

蒹葭的电话突然响起来，是白雪打来的。

她只应答了几句，便把电话放到了我的耳边，白雪的声音随即响起：“杨进，我已平安抵达拉卜楞寺东北面。现在，不管魔鬼城那边的事进行得怎样，你都赶紧回敦煌，稍作休整后，马上赶来这边。我预感到本地将有大事发生，你知道的，我对易经占卜略懂一二，一路上连续卜了几卦，都是‘空亡、大凶、支离、破家’之象。我们必须合兵一处，全力应对一件事，才会躲过劫难。”

我的思想从程霓裳事件中慢慢抽离，回到现实中来。

“你怎么了？为什么不说话？”她问。

“我会尽快去拉卜楞寺，你自己保重。会合之前，不要轻举妄动。”我被她的话触动，意识到现在完全不是缅怀过去、凭吊亡友的时候。

“我不担心我，我担心的只是你，你懂吗？”白雪幽幽长叹。

我懂她的心思，但我无法回应更多，因为魔鬼城之行发生了太多事，已经扰动我心，涟漪重重。

“杨进——”她又满含深情关切地叫了我一声。

我定了定神，打开车灯，驱散身外与心内的黑暗，低声回答：“魔鬼城发生的一切，蒹葭会向你汇报。剩下的，我知道该怎么做，不会让你担心的。”

她苦笑了一声：“怎么做？”

不等我回答，她又忽然改口：“大事了结后再做决定吧，当务之急，

是找到石梦。我们三个在港岛联手,之后一起来敦煌,一直合作得很愉快,相信大家还会一起回港岛去,做好朋友,永远的好朋友。好了,我在这边等你!”

我先挂断电话,这种状况下,不适合做任何纸上谈兵式的讨论。

车子驶出魔鬼城,重新奔行于戈壁公路,数道光柱刺破了大漠的茫茫暗夜。

蒹葭正在闭目休养,失去兰岸之痛给了她极大的打击,我真害怕她从此萎靡不振,令白雪又失去一个好帮手。

车过玉门关之后,两边的住家和灯光逐渐增多,久违了的城市再次向我们敞开了怀抱。不到一周的时间,对于生活在敦煌的普通人而言不过是上班、工作、下班、吃饭、睡觉,像流水线作业一样简单,但我们这一队人却经历了太多不可思议的怪事,并为此而失去了兰岸。

“那些人的血不能白流,总该有些人为此而付出同等的代价!”当我看到敦煌城的北门时,暗自发誓。“那些人”,指的就是樱杀堂忍者和千毒蛊娘。

“蒹葭,你带所有人回南渠休息,检修车子,安抚大家的情绪,明日黄昏南下。我还有些私事要了断,很快便来。”我要蒹葭下车,然后独自一个人去了国际大酒店。

吉川小卷还在那里等我的消息,我不能忘了她。

房间的门打开,穿着日本和式睡衣的吉川小卷站在门里,身后是恬静而温暖的灯光。

“我料定你会来,所以预先叫了酒店里顶级的日本料理等你。而且,浴缸里刚刚调好洗澡水,我猜你一定想好好洗个澡,把魔鬼城带来的戈壁风沙全都洗掉,然后静静地喝杯酒、谈谈心。”她温柔地鞠躬致礼,然后帮我脱去外套。

她的头发也盘成了日本古式发髻的样子,脸上薄薄地敷了一层粉,

樱唇细致地描过，红艳动人，风情独具。

此刻的她，柔得像柳荫下的一潭春水，与我之前认识的那个吉川小卷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不复女中豪侠的飒爽风姿。

我洗完澡，换好睡衣出来，房间里已经飘荡着京都清酒的氤氲芬芳。

吉川小卷跪坐在茶几前，恭顺地替我斟酒、布菜，不再多说一个字。

“要听我讲讲魔鬼城之行吗？”我问。

“要。”她只答了一个字。

“绳索，谢谢你抛给我的那条救命绳索。否则的话，我就要被樱杀堂忍者埋在深井里了。所以，我要好好谢谢你，然后认真地敬你一杯。”我淡淡地笑着举杯。

那条绳索上带着的脂粉气息是属于吉川小卷的，从她第一次出现，我就牢牢地记住了那种与众不同的味道。不过，我希望她能编一个合理的理由解释这一点，以洗清她与樱杀堂之间的关系。

“不谢。”她竟然坦率地承认，毫不推诿。

两只古拙的日式鱼眼杯轻轻碰在一起，发出“叮”的一声响。

“听说你们中国古代乾隆皇帝的后宫中有一位维吾尔族香妃，遍体生香，貌美如仙，是喀什的霍加后裔，名叫伊帕尔汗。她死后，其嫂苏德香将其尸体护送回喀什，葬于阿帕克霍加墓内，后人便将这座陵墓称作香妃墓。我曾去那里参观过，香妃墓坐落在喀什市东郊的浩罕村，那是一座典型的伊斯兰古建筑群，也是伊斯兰教圣裔的陵墓。传说毕竟是传说，没有什么能证实，但我本人却饱受这种‘体香’之害，不管沾到什么，总会留下香气。杨先生，我平时总是很小心地用名牌香水加以掩盖，但魔鬼城之战中，情况过于紧急，我掌心出汗太多，所以被你发现了。”她挥挥衣袖，浑然天成的香气便又一次飘拂过我的鼻端。

“你到底是谁？为什么要潜伏在我身边这么久？意欲何为？”我把杯中酒一口喝干。

“不担心酒中有毒？”她问。

我摇摇头，如果她蓄意杀我，那根绳索就不必抛下来了。

“我的名字是真的，只有姓氏是编造的，原本是中文的‘樱杀’两个字。你已经猜到了，我也是樱杀堂的人。接近你的用意嘛，除了宝藏，还会有什么？”她笑着反问。

我笑了：“樱杀小姐，长夜漫漫，编假话有意思吗？”

如果意在宝藏，那么藏宝洞里的东西足够让她满载而归了。

她微微一笑，眼波流动，像一只春夜里的寂寞小猫：“那你要我说什么？”立刻，一柄短枪出现在她右掌中，稳稳地对准了我的眉心。

“不说你自己，就说说千毒蛊娘的事情吧。”我提起酒壶倒酒，不知不觉间，自己手上也染上了她的体香。

“她？有什么好说的，不如我们来谈谈程霓裳的事，因为我从小就幻想着自己也能穿梭于三生三世之内，像飞鸟一样自由来去。”她按下遥控器，客厅西墙上的液晶屏亮起来，上面出现的正是我和蒹葭在魔鬼城看到的海市蜃楼影像。原来我们的行动从头到尾都在她的监控之下，步步抢先，毫无遗漏。

“开元二十八年，杨玉环在华清池初次觐见时，玄宗曾为她演奏《霓裳羽衣曲》。大臣张说的《华清宫》诗云：天阙沉沉夜未央，碧云仙曲舞霓裳。一声玉笛向空尽，月满骊山宫漏长。《霓裳羽衣曲》描写唐玄宗向往神仙而去月宫见到仙女的神话，其舞、乐、服饰都极力描绘虚无缥缈的仙境和舞姿婆娑的仙女形象。全曲共三十六段，分散序六段、中序十八段和曲破十二段，融歌、舞、器乐演奏为一体。以前，我只看过关于此曲的文字描述，但现在看了程佛儿的表演，才知道高明绝顶的舞蹈只可意会，不能言传。日本典籍中记载的《霓裳羽衣曲》与之相比，犹如手工铅笔绘画比之于高清彩色影像，天壤之别，判若云泥。那个舞伎的灵魂是不会真正消亡的，已经被完整地保留下来了。”她在房间中踱步，但枪口始终指向我。

重温程佛儿颠沛流离的惨景，我的心再次被尖锐地刺痛了。

“‘完整保留’是什么意思？”我立即追问。

她凑近我，又大又亮的眼睛里带着不可捉摸的笑意：“你也看得出，

无论是程霓裳还是程佛儿，她们都是在用灵魂舞蹈。假如有一位高明的搜魂师出手，经过复杂的转换过程，就能把灵魂抽离身体，注入另外一个身体里。于是，程霓裳的身体便失去了跳舞的能力，变为普通人，而另外一个身体将因此而获得舞蹈的力量，继承程佛儿的一切舞蹈天分。我告诉你，千毒蛊娘正巧是这样一位举世无双的搜魂师，而她也恰好找到了比程霓裳的身体更适合承接那舞蹈灵魂的宿主——我们都知道，程霓裳是天生的脆骨症患者，是不折不扣的玻璃人，并不适合这种长时间、大运动量的工作。”

电视屏幕上在重复播放程佛儿从中序到曲破那一段的舞蹈，这是我看到的海市蜃楼中最华丽的一段。

中序又名拍序或歌头，是一个慢板的抒情乐段，中间也有由慢转快的几次变化，按乐曲节拍边歌边舞。曲破又名舞遍，是全曲高潮，以舞蹈为主。繁音急节，乐音铿锵，速度从散板到慢板再逐渐加快到急拍，结束时转慢，舞而不歌。

白居易诗中曾如此称赞此舞的精美：千歌万舞不可数，就中最爱霓裳舞。

事实上，看过程佛儿的“霓裳羽衣舞”之后，当前的任何中国歌舞剧已经再也无法引起我的兴趣了，犹如听惯了《阳春》、《白雪》，再听《下里》、《巴人》，眼睛耳朵、视觉听觉遭受惨无人道的摧残，绝对不可忍受。

2. 樱杀小卷与铜魔手

“原来你知道一切？”我的心似乎正从无限高处坠落冰海。

“对，我全知道，这本来就是樱杀堂站在幕后导演的一出敦煌舞剧。”她幽幽地叹了口气，“我到敦煌来的目的，就是掌控这一切的推进节奏，